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注釋本甲種第四冊

葉聖陶 周予同
郭紹虞 覃必陶 合編

〔注釋本〕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甲種
第四冊

開明書店印行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〇八〇〇號

本讀文國編新明開

〔冊四第種甲 本釋注〕

版初月四年六十三國民

版三月十年七十三國民

分九角三圓金價定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編者

葉聖陶
郭紹虞
周予同
覃必陶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洋 (66 P.) Y

(1.30)

序

我們編這部讀本，預備給自修國文的人應用。如果教師們認為可採，取作學生的補充讀物，或者逕作講讀的材料，也可以。

白話文言混合教學的辦法，是十一年編訂新學制課程標準的時候開的頭。到如今二十多年了，沒有改變。有些人關心這件事情，以為混合教學雖有比較與過渡的好處，也有混淆視聽與兩俱難精的毛病。二十年來國文教學沒有好成績，混合教學也許是原因之一。他們主張分開來教學，讀物要分開來編。我們覺得這個話有道理，這部讀本就分開來編，甲種六冊專選白話，乙種三冊專選文言。到底比混合編的本子好還是不好，當然要待試用了相當時期之後纔可以知道。

我們編這部讀本，第一，希望切合讀者的生活與程度。就積極方面說，足以表現現代精神的，與現代青年生活有關涉的，為現代青年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那些文篇纔入選。第二，希望讀者讀了這部讀本，自己去讀成本的書，所以一部分的材料是從成本的書中節錄出來的。自修國文不能單靠一種讀本，要多看成本的書纔容易見功效。第三，既稱讀本，文字形式上應該相當的完整，所選文篇如有疎漏之處，我們都加上修潤的工夫。這是要請各位作者原諒的，為着讀本

的利益起見，想來一定能蒙各位作者原諒。

在每篇文字之後，我們寫了短短的幾句，或是指點，或是發問，意在請讀者讀過以後，再用些思索的工夫。可以思索的當然不止這些個，我們寫的不過舉例而已。

這部讀本另外有一種本子，後面不附注釋。讀者可以就需要選用一種本子。

三十五年七月，編者。

目次

「努力事春耕」.....	開明少年一
一件小事.....	魯迅五
懷念振黃.....	子岡八
北望集序.....	朱自清一四
國際知識不是專門學問.....	金仲華一六
以畫爲喻.....	葉聖陶三
牢獄生活〔克魯泡特金原著〕.....	巴金三五
錦衣衛和廷杖.....	吳晗三
塞外懷古.....	方回五
詹天佑先生.....	科學的中國五

我的同班 冰 心 三

豐塔馬辣〔西隆涅原著〕 綺 文 四

老牛〔潘林原著〕 沈 雁 冰 五

從擲石子說到原子彈 顧 均 正 六

讀書 曹 孚 三

羅邱史德黑蘭會議宣言 老 七

雁 楚 圖 南 七

荷 賈 祖 璋 三

萊因河 朱 自 清 六

夏季的旅行〔鶴見祐輔原著〕 魯 迅 六

「努力事春耕」

開明少年

新年裏與諸位相見，給諸位送一張賀年片，印在本期的開頭。那是胡一川先生的一幅彩色木刻，本來收在抗戰八年木刻選集裏面，我們把牠重新鑄版，縮小了尺寸。在畫幅之下，我們又題了四句詩。

現在談談那四句詩。

「大地藏無盡，」就是說我們居住在大地之上，這大地儲蓄着無窮無盡的物質。通常把物質分做三大類，動物，植物，礦物。年年歲歲有新生的鳥獸蟲魚，飛的，走的，跳的，游的，參加大地的舞臺上來，演出生動活潑的戲劇。年年歲歲有新的苗發出來，新的葉長出來，新的花開出來，新的果結出來，把大地的舞臺點綴得這麼豐富，這麼美麗。再說礦物。金呀，銀呀，銅呀，鐵呀，錫呀，以及煤呀，石油呀，在古代已經採來使用，到現代使用得更勤。可是從古到今掘地開礦，還只像在蘋果上刮了一層表皮，沒有開採的比較已經開採的多到多少倍，誰也說不上來。只要像以上說的那樣簡單的一想，就覺得大地真像個傳說裏的「聚寶盆」，盆裏的東西是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豈但物質而已，還有種種的能力。水有水力，風有風力，發了電有電力，破壞了原子核有原子能。這些能力都由物質而來，物質無窮無盡，能力也無窮無盡。

「勤勞資有生，」就是說我們人類憑勞動來供養自己。「有生」本來包括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這裏縮小範圍，用來指我們人類。試想一想，我們人類如果像猴子一樣，餓的時候採幾個果子來吃，渴的時候跑到溪邊去喝幾口水，那生活多麼可憐！我們人類可並不如此，原因在於我們能勞動。我們手腦並用，造成種種勞動的工具，練成種種勞動的技術，這就脫離了動物的生活，創造了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是不但活命，而且要活得好，不但物質方面好，精神方面也要好。如果一隻麻雀一隻黃貓懂得我們的話，我們與他們談起來，他們一定會羨慕我們的生活，說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比他們勝過萬倍。要知道這不是平空得來的，是我們千萬代的祖先繼續勞動的結果啊！一切享用是勞動的結果，一切發明是勞動的結果，一切著作是勞動的結果。我們的祖先既然勞動下來，傳到我們，我們自得繼續勞動，把人的生活變得更豐富，更美好。就每一個人說，勞動供養自己，同時供養他人，供養這一輩

子的人，同時遺留給下一輩子的人。勞動的技術儘可以改良，勞動的辛苦儘可以減少，勞動的不公平儘可以排除，可是決不能停手息腦不勞動。一朝人類勞動完全停止了，世界將成什麼樣子，我們能够想像嗎？

「念哉斯意厚，」就是說，想想呀，這兩層意思很深厚。哪兩層意思？「大地藏無盡，」一層，「勤勞資有生，」又是一層。怎麼說深厚？因為其中大有可想。前面說的一些就是分別想起的，現在再把兩層意思聯在一塊兒想。我們居住在這麼豐富的大地之上，我們的憑藉太好了。我們能够繼續不斷的勞動，我們的努力足以自慰了。單有豐富的大地，沒有我們的勞動，我們的生活就同鳥獸蟲魚一樣，至多像猴子。猴子也居住在這豐富的大地之上，可是他們除了吃幾個果子喝幾口水以外，得到了什麼好處？單有我們的勞動，沒有豐富的大地，也不成。常言說，巧媳婦做不來沒米的飯。必須有物質，勞動纔可以顯出能處，得到收穫。必須有物質，勞動纔可以利用工具，發明技術。且不說大地空無所有（這是不能想像的），單說大地儲蓄的物質假如沒有這麼豐富，人類的生活與人類的文明就必然差遠了。我們幸而有這麼豐富的憑藉，又幸而能繼續不斷的努力，這纔使生活一步一步的改

進，文明一步一步的發展，到了現在的地步。照現在的情形看，說我們人類是大地的主人，大地是爲我們人類準備的舞臺，該不是誇大的話了吧。可是現在的情形還沒有到極限，也許永遠也不會有什麼極限。那麼，將來的進步將到什麼地步，豈不是很難預言，只有到得那時纔會知道嗎？想到這兒，就覺得意思更深厚了。我們既然有了這樣的幸運，萬萬不可辜負，必須加緊努力纔行。

「努力事春耕，」這一句是不須解釋的，看字面就明白。春耕是一年農事的開頭，什麼事情都一樣，開頭的功夫用得越深，到後來的成果越廣多。想到了前面說的那些深厚的意思，「努力事春耕」是不須勉強的了，是自發的自動的了。望着這豐富的大地，不肯不努力。想着這勞動的可貴，不肯不努力。努力啊！努力啊！深深的耕下去，將會有無窮無盡的收穫到手。這「春耕」又豈只指耕田一件事呢？我們學習什麼，研究什麼，經營什麼，如果比做農事，同樣是「春耕」啊！四句詩談完了，我們願以十二分的誠意，祝頌大家「努力事春耕」！

【一】 詩歌往往用簡鍊的語言，表出繁複的意思。讀詩歌的時候，尤其需要多多思索，多

多體會不能單看字面。像這篇文字，是就二十個字的一首詩歌思索體會的結果。可是還不止於此，讀者憑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來思索體會，可以領受得更多。

〔二〕倒數第二節的末了兩句有什麼作用？

一件小事

魯迅

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裏，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覩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裏都不留什麼痕迹，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卻於我有意義，將我從壞脾氣裏拖開，使我至今忘記不得。

這是民國六年的冬天，大北風刮得正猛，我因為生計關係，不得不一大早在路上走。一路幾乎遇不見人，好容易纔僱定了一輛人力車，教他拉到南門去。不一會，北風小了，路上浮塵早已刮淨，賸下一條潔白的大道來，車夫也跑得更快。剛近南門，忽而車把上帶着一個人，慢慢的倒了。

跌倒的是個女人，花白頭髮，衣服都很破爛。她從馬路邊上突然向車前橫截過

來；車夫已經讓開道，但她的破棉背心沒有上釦，微風吹着，向外展開，以致兜着車把。幸而車夫早已準備停步，否則她定要栽個大筋斗，跌得頭破血出了。

她伏在地上；車夫便也立住腳。我料定這老女人並沒有傷，又沒有別人看見，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誤了我的路。

我便對他說，「沒有什麼的。走你的罷。」

車夫毫不理會，——或者並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攙着臂膊立定，問她說：

「你怎麼啦？」

「我摔壞了。」

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麼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憎惡。車夫多事，也正是自討苦喫，現在你自己想法去。

車夫聽了那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着她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詫異，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駐所，大風之後，外面也不見人。這車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門走去。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纔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脅，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

我的活力這時大約有些凝滯了，坐着沒有動，也沒有想，直到看見分駐所裏走出一個巡警，纔下了車。

巡警走近我說，「你自己僱車罷，他不能拉你了。」

我沒有思索的從外套袋裏抓出一大把銅元，交給巡警，說，「請你給他……」風全住了，路上還很靜。我走着，一面想，幾乎不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麼意思？獎他嗎？我還能裁判車夫嗎？我不能回答自己。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年時候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一」爲什麼作者覺得車夫對他的威脅，「甚至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

「二」「我還能裁判車夫嗎？」意思就是我不必配裁判車夫。爲什麼作者自己覺得未必配裁判車夫？

懷念振黃

子岡

在馬路上聽到振黃從汽車上跌死的消息，我相信這個消息。在戰事失利的情況中，人命不是時常被當作兒戲嗎？在難民收容所裏聽到的悲慘故事太多了，振黃不幸也是其中的一個。

死者與我雖不是時常相聚的朋友——抗戰以來他一直守着「部隊中的畫家」的崗位，在漢口見過一面，便匆匆分了手——卻是我在學校門外認識的朋友中很早的一個。那時候我們都在「中學生時代」。彼此都是中學生，而且由中學生介紹，互相認識了，團聚了。在每一期中學生上，我們在文章圖畫中找到一些舊名字，發現一些新名字。儘管不認得人面，但憑想像，也可以知道對方是個與自己相彷彿的喜蹦蹦愛跳的中學生。而且在不可捉摸之中，還可以猜出對方也是個喜歡偷看課外

書，受訓育主任的訶斥，腦筋裏時常在轉一些怪念頭的孩子。因爲在那個時代，尤其在女學校裏，好學生只顧應付課本，對校外事是沒有興趣，也不容有興趣的。

那時候振黃時常參加中學生的繪畫競賽，照例名列前茅，作品製成銅版，刊在首頁。我在校中繪畫成績不佳，但對於中學生上刊出的畫特別有好感。而且對於沈振黃莫芷痕等人的名字，也像「徵文競賽」裏的一堆名字那樣稔熟。

那時候開明書店給我們的鼓勵是書券，五元或十元，每個月憑了自己的勞力得到幾本新書，在同學中，在家庭裏，真是無比的驕傲。知識領域的開拓，人間友誼的建立，更是書券以外的收穫。在每個未成熟的小心坎裏，爲此歡喜，爲此興奮，從此找到了心思上的寄託。

中學生曾舉辦個什麼讀書會，我記不清了。由於會員名單的介紹，真的有很多人成了朋友。我們這個小圈子就有二十人以上，後來或升大學，或就職業，先通信而後會面，就像同在地下埋着的種子，起初彼此不相會面，一旦萌芽兒鑽出土來，纔訝然指手畫腳地說：

「這就是你呀！」

彼此會了面，似乎誰也不會對誰失望。在二十歲以下的人，心地是那麽真純，受了相似讀物的薰陶，尙少涉獵世事，所愛所惡總不會相去太遠。即使是新朋友會面，只要說起來也是當年中學生的好朋友，便彼此有了堅實的信託。

振黃從學校裏出來不久，便進了開明書店。在上海我和潛英去找他，第一次見面，我想用「笑嘻嘻」三個字形容他的面貌，因爲他無時不是笑嘻嘻的。我們還在麥加里一起照過相，一起去拜訪過開明書店的金仲華，夏丐尊，葉聖陶諸先生，我們對於他們幾位先生的尊敬，超過了對於學校老師的。後來振黃在金先生那裏幫忙繪圖，我在婦女生活社打雜，潛英在生活書店任編校，我們見面的機會比較多了，假日曾在一起喫飯逛馬路，上天下地胡扯。三個人都不是老上海，對於上海的奧妙知道得不多，記得潛英和我想到大世界去玩個够，找點報告文學的資料，請振黃保鏢，因爲我們害怕大世界的流氓白相人，振黃答應了，但是沒有去成，我們三個到底都有戒懼之心。現在想來，真是膽小如鼠了。

忽然振黃回家去結了婚。在我們同輩中，他似乎是結婚最早的一個。婚後他和曼其一同住在環龍路，居然有了個獨立的家。我們那時想：好偉大呀！有時到